

犯罪小说黑系列

败

类

[法]

弗·达尔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犯罪小说黑系列

FLEUVE NOIR

败类

LES SCELERATS

[法] 弗·达尔 著

Frédéric Dard



犯罪小说黑系列
FLEUVE NOI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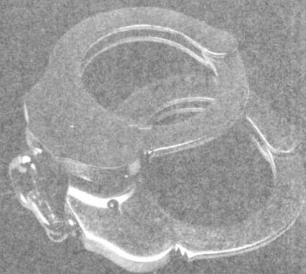
败类

LES SCELERATS

[法] 弗·达尔 著

Frédéric Dard

雪松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败类/(法)达尔著;雪松译. -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1

(犯罪小说黑系列)

ISBN 7-5059-3985-8

I. 败… II. ①达…②雪… III. 犯罪小说-法国-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3076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 01-2001-5110 号

书 名	败 类
作 者	[法]弗·达尔
译 者	雪 松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秦启越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印 刷	北京东光印刷厂
开 本	787×960 1/32
字 数	92 千字
印 张	6.375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9000 册
书 号	ISBN 7-5059-3985-8/I·3092
定 价	11.00 元

出版说明

编入这套选集中文版的小说是由法国政府以中法文化合作的名义选定，并由法国外交部按 1998 年 4 月 8 日的文化、科学与技术总署语言文化合作局第 1871/CL/LB 号文的形式赞助出版，由法国黑系列出版社授予版权，指定由中国文献出版社独家出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发行。达尔及其小说在法国家喻户晓。这些小说从五十年代出版以来，在法国多次再版，印数达数十万册，畅销不衰。并由许多国家翻译成多种文字出版。中国读者对达尔的名字也不生疏。我们出版这套选集，希望能向中国读者比较全面地介绍这位才华横溢的作家和法国黑系列流派的风采。

我深情地以此“霉闷的回味”，献
给克莱尔和菲利普·热拉尔。

——弗·达尔

败类：指一切犯罪的或有能力犯罪的人，如恶人、歹徒、无赖等。

——引自《拉鲁斯词典》

内容提要

我只不过是这个地方的穷人家的一个小姑娘而已,由于一时的头脑发胀,才闹出这桩风流事来。其实,“艳遇”这种事,对于我们这样的人来说,只能在电影、电视上才会看到。

巴黎郊区污浊的天空下面,当陆曦走过美国夫妇的那套富丽堂皇的别墅时,兴奋得过度了一点。于是,一个对感情还一无所知的姑娘和一个憔悴的妻子,为获得一名柔弱的男子的心,而在暗中进行厮杀。在这种情况下,最糟糕的事情发生,恐怕就在所难免了。

“您怎么会爱您的妻子的,罗兰先生;对此,我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

“你是再也不会理解这类事情的。陆曦。”

“您真的以为是这样的吗?”

“因为,谁也无法理解他人的爱……”

“这是对一个酒鬼的爱,对一名娼妇的爱!”

阅读弗·达尔的小说时,你会觉得总是心甘情愿地让他将你带到可憎恶的事物的顶峰。然而,到了最后一刻,当你作最后一次颤抖时,他又会手下留情,硬是不给你以致命的一击。

丛书策划 绛 云
责任编辑 秦启越
整体装帧 王 堃
封面设计 王 静

弗·达尔(1921-1999)，是法国当代著名的才气横溢的多产作家，公认的黑系列(Fleuve Noire)小说大师，他以达尔(Frédéric DARD)为笔名发表的系列及系列小说达三百余部之多，创下总销售册数超过两亿册的纪录，许多小说都经多次再版或被搬上银幕。达尔的著作已经译成数十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深受法国及世界读者喜爱，公认是战后法国最受欢迎的作家，其文其名在法国家喻户晓。

达尔在法国文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他成为一种“现象”、代表一个流派，小说自成一格，引人入胜。他的小说以内容深刻、形象鲜明、情节感人、语言奇特著称，堪称法国当代黑系列小说大师。达尔以他出众的才华，使一向不登大雅之堂的通俗文学和所谓的“侦探小说”(Polar)在文坛上奠定基础，成为一种新的、受人瞩目的文学流派，发出璀璨的光芒。

ISBN 7-5059-3986-6



ISBN 7-5059-3986-6/I · 3093

9 787505 939868 >

定价：11.00元

犯罪小说黑系列

杀手手泪

[法] 弗·达尔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1

我们住的这块地方是郊区,不光它的名字在别的地方没有听到过,样子也是独出心裁得少见。它叫做利奥波德维尔。我听说,这么起名,是因为这片城镇是由一名比利时人设计并建造的。我不知道比利时是个什么样子,而且,我已经开始相信,我这一辈子也休想能离开我住的这片地方。不过,我并不认为比利时的城市,就真的跟我们这儿一模一样。到我们这儿来的人(顺便说上一句,由于近来此地工厂林立,所以,来我们这里的人越来越多),新来乍到之时,要想辨别方位,可算难上加难。因为,这里的所有街道,都是从某个转盘广场起,笔直地向四周放射出去,有点跟巴黎市内的星形广场相仿,所差的只是没有那座凯旋门罢了。每条街的另一个尽头,又是一个转盘广场,所以来这儿的人便会觉得自己仿

佛行走在恶梦之中。然而,总算是由于有铁道线、有塞纳河、又有教堂,因此,呆的时间一长,人们毕竟还是能够辨别出方向的;只是要记住,这终归是件难事。

我们家住的地区位于铁路的另一侧,这里已不再是由那位大名鼎鼎的比利时人设计的了。这里的房子,又矮又破,一栋挨着一栋胡乱排在一起,座落在一片四周全是大烟囱的平原上。这里的烟尘形成一片厚厚的云,升向天空而渐渐变稀变薄,然后落到郊区里。我个人认为,这个地方其丑无比。然而,似乎应该承认,它并不真像我想像的那么难看。其证明是,有一次,竟有一名画家带着他的全套家什,来到我家的园子后面,硬是要画下这里的“景色”。这位画家一连来了好几天,一天,我下班回来,顺便去看过一眼他的画……我觉得,落在他画上的这块地方更加凄凉,甚至可以说,它令人感到忧心忡忡,仿佛一片渺无人迹的穷人坟圈。我本希望他能在画上添上点阳光,哪怕只是为了给他的画增加一点生气呢。因为,说实在的,我看不出会有谁来买他的这幅画,用它来陪伴自己生活。然而,有一天,画家不再来了,他到底没在画的上方添上半点阳光,而是将他自己的名字签在画的下面。他本来是可以恩赐给我们这点阳光的嘛,可是,他就是

拒绝赐予我们，就像上帝也遗弃我们一样残忍。一想起这事来，我就难过得大哭一场。……

然而，我到这里来，为的是跟你讲另一些事……这些事到底有没有意义呢？我自己认为是有的，因为，我想让你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以及它是怎样发生的。

也许你会说，一个人，对他在那里出生并长大的地方，久而久之，会习惯于它，并且爱上它的！告诉你吧，事情决不是那样。我一直憎恶透了这个利奥波德维尔，这也许是因为，我看到的是它真实的一面：凄凉而造作。一座城市不应该由一个人一手建成。这样建成的城市，只能像兔子窝，当然，住在那里的人，也就只能跟兔子一样地生活。

我家住的那栋房子，离小镇中心最远，几乎已处在菜地旁边。这片菜地算是走运，至今没被工厂侵占，还能一直伸展到公路旁。

这里种的是韭葱、胡萝卜、洋白菜……在收洋白菜的季节里，人们即使呆在屋里，也会害怕这种菜的味道。这时，整个郊区发出一股呛人的烂菜酸味，就算你将窗户关得严严实实，也无济于事，菜味照样能钻进屋来。我喜爱大自然，但是，我讨厌这里的种菜人，在我看来，他们算不上是真正的农民：他们坐的是拖拉机、穿的是牛仔

裤和从巴黎剩余物资市场买来的飞行靴；星期天，他们乘坐崭新的轿车去兜风，连他们的老婆也有自己的轿车……须知，长在巴黎大门外的蔬菜，也走运，会让人挣到想像不到的大钱。他们个个都“发”了。

现在，让我来向你介绍一下我们住的这栋房子吧。我得跟你说实话，我们住的房子，样子够寒掺的（盖起它的时候，还没有这座城镇），因年久失修，墙皮已经纷纷掉落。有时，我妈写信给管房产的，想让他派人来修理修理，但是，房东硬是不干。这栋房子是房东从他年迈的叔叔那里继承来的，房东既然不同意修理，当然我妈的去信是石沉大海，不带有回音的。

我也知道，我妈本来可以上告法院，为这事跟他们打官司。只是，我们家理亏，经常迟迟付不起房租，尤其是我妈的相好老杜（这个人也可以说是我的义父）眼下正赶上失业，或者，说得好听一些，他正“下岗”，在家中静坐，养精蓄锐呢。

我从来没见过我的生父，我想，就是我妈也不见得还认识他。十七年前，在一次舞会上，我妈遇到他。据我妈说，他不是意大利人就是意大利人的后裔。再说，我的头发也确实是棕褐色的，证明我妈说的不差。探戈，是意大利人的最拿手的舞蹈，反正大伙儿都那么说。可能是晚会

结束时,我妈的头脑一时发热,他们便到菜地里去调情和幽会。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从那时起,只要天一黑,闻到洋白菜味儿,我妈就觉得受不了。

我出生之后,她将我寄养在塞纳河彼岸的姥姥家,那里是一片打石场。我在姥姥家里一直长到六岁。后来,因为姥姥死了,我才不得不回到利奥波德维尔来,住到老杜家里。

我想在这里顺便跟你说说他,只是没有太多的话好说。他是那种在集体照里总站在最后一排,又总是让站在前排的大个子挡住脸的大部分的人。人倒是个好人,只是卑躬屈膝、逆来顺受、胆小怕事,窝囊废得很。就是这样!跟多数弱者一样,他靠酒来为自己壮胆,只要他一喝“高”了酒,他就要去侮辱他平时尊敬的人,这就难怪他总是“砸了饭碗”。

我妈跟老杜同居已快十五年了,他们没生孩子。我想老杜本来打算要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孩子,只是我妈不干,他没办法。我看他们迟早是要结婚的。我妈倒是没这个打算,但是,年岁大了,老杜便产生小市民的情趣,尤其是,自打他为了显示自己比左邻右舍强些而在自己家里先安装电视以来,更是那样。

我讲的故事没发生之前,我在一家工厂工

作。说句心里话,以前,我从来没想到要去当什么佣人。

咱们这个地方,佣人难找极了。明显的例子是,这里的有钱人,比如大夫和厂长,都是从远处的布列塔尼将佣人请来。他们在《莫比安》或《菲尼斯洁》报上刊登招工启示,于是,便见一些红扑扑、胖乎乎的乡下姑娘,带着崭新的纸板箱来到这里。他们在主人家里干上一两个月,争取一段让自己的皮肤变白和适应我们这个地区生活的时间,然后,她们就不再愿当佣人,而是到工厂去干活。这是因为,在工厂干活,不光钱能多挣些,而且有个作息时间,也说是说,下午六点以后就没活了,要比当佣人自由自在得多。

而我,恰恰是这下班以后的时间,压得我透不过气来。每天见到的,都是这条凄凉的大街,是一群群骑轻骑摩托的人在街上飞驰而过,嘴里不干不净地骂个不休……一群群工人挤进铁路道口,两只肮脏的手在别人身上到处乱摸……然后,便是老杜家摇摇欲坠的、几乎没有家具的房子……再有,就是老杜本人:大高个子、瘦得像个糠心萝卜、尖尖的下巴像只鞋底、干枯的八字胡、唇上东一块西一块粘着点点卷烟纸!

不行,我终于到了实在呆不下去的地步。于是,我改变回家的路线,在回家之前,先绕道穿过

利奥波德维尔小镇的中心。其实,这里也跟其它地方一样凄凉,不过,至少要显得豪华和富裕一些。这里的房子是用水磨石砌的,房子周围还有花坛、草坪,到了下午,喷泉还往外喷水。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发现罗兰一家的。

2

乍看上去,他家的楼房跟其他楼房并无二致,也是一栋三层楼,屋顶起脊,楼上头有个瓷尖顶,小窗户带彩色玻璃,门前的台阶有好几级,门口的地方是用淡蓝色的花砖墁的地面……这栋楼和四周的楼不同之处仅在于,它的空气中洋溢着一种吸引人的气氛。怎么解释给你听呢?乍一看,就让人觉得这栋楼仿佛处在另外一个地方,不错,它虽然也在这儿,却像是处在一座孤岛之上。这是一座极小而又极为神秘的孤岛,这个岛上的生活一定是无比美满的。

红沙铺成的小道上停着一辆绿色的美国小轿车。车阔气透了,镀铬部件擦得锃亮,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白色的车座罩,让我想起坐在巴黎的空中地铁上可以看见的豪华客厅。这种客厅虽然在我眼前一掠而过,我顶多只看上几秒钟,

但是,自打看过之后,我就总是梦见它,仿佛人间的一切幸福,就体现在白色皮子的大沙发座罩上。

房子的一侧是一片绿荫广场似的花园,花园当中放着一把公园里常见的那种长沙发。沙发上头挂有蓝色幔帐,沙发座上放着花色的座垫,这一切也象征着幸福。每天黄昏,罗兰夫妇坐在沙发上休息,在他们前边,是个铁制的马兰花形小桌,桌上放着威士忌酒杯。一台收录机,架着长长的拉杆天线,放出的是爵士乐。你简直无法想像,花园里的气氛有多么迷人:瞧瞧这闪闪发光的阔气轿车、听听这音乐、喝上一口这肯定是十分清凉的饮料,还有看看这对在秋千般的摇椅上轻轻摇荡的夫妇。他们摇荡时,长沙发的挂勾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这一切有多么令人神往与消魂啊!

开始的时候,我以在走过这栋房子时,能在白色的栅栏前放慢脚步而满足。可是后来,我被这里的景象迷住,于是,我在他家门口来回溜达。在我们这里,大伙儿称他们为“美国佬”。

男的中等身材,栗黄色头发,脑门上和胳膊上有深褐色的雀斑。他大约有三十五岁,在联军驻欧最高司令部工作。外出上班时,他穿薄面料灰褐色或烤面包黄色西服、翻领白衬衫,戴一顶